

漫读周末

人世间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王隽杰 图/羊城晚报记者 姜雪媛 实习生 陈一典

广州大学教授开设22年“生死”课堂：

什么才是最好的告别？

“死亡不是毁灭，而是开启生命的另一段旅程，传统殡葬的核心是慎终追远。”

11月2日，广州大学文清楼321教室，能容纳近100人的教室里坐满了年轻的学生，这是广州大学著名的“生死学”课堂。教授胡宜安正在讲台上授课，这节课的主题是“殡葬祭祀”。

今年是胡宜安开设“生死学”选修课的第22年。20多年间，胡宜安把“生死”二字摆在课堂上，和学生们一起探讨“什么才是最好的告别”。他通过“为自己立遗嘱、写墓志铭、分享离死亡最近的经历”等教学方式，引导学生直面死亡这一不可避免的人生课题。

“学习生死，学会生死，时时可死，步步求生。”胡宜安用这句话来概括自己对生死的体悟。但他向记者强调，“我的课堂上没有标准答案。”胡宜安认为，生死问题是切己的，每个人都要寻求属于自己的答案。



A

面对生死事 没有旁观者

谈及开设这门课的初衷，胡宜安讲起了自己幼时的一段经历：“小时候在农村参加送葬，看见大人们将棺木放进土坑，往上掀土的瞬间，我莫名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恐惧。由于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人开导，这种心理延续了很久。”

胡宜安想到，可能很多人在面对死亡时，都会有过类似的无法排解的体验，应该开一门课给予大家一些引导。趁着2000年教学改革的契机，胡宜安开设了生死学选修课。

广州大学机电学院大二学生肖楠告诉记者，自己就是带着困惑选修了生死学这门课。“我以前养过一只小仓鼠，它死的时候，我伤心了很久。那时候我在想，如果有一天，我

的亲人离开我，我应该怎么办？”肖楠认为，想对生命有更好的理解，需要接受完整的死亡教育。

从开课之初，胡宜安就注重课程的系统性，生死学的课程大纲中包括了生死的概念和本质，死亡意识（危死体验、濒死体验等），个体死亡（疾病、衰老、灾难），社会死亡（战争、贫穷、死刑等），生死两安（临终关怀、安宁疗护等），自杀问题。

最吸引外界关注的是“写遗书”这个颇具话题性的教学，这是胡宜安独创的课堂体验环节。“生死课不是物理课，在面对自然科学时，我们可以作为旁观者去研究一个客观对象，但面对生死时，没有旁观者。只有代入自身，学生才能

有更深刻的体会。”胡宜安说。

假设自己站在生命的终点来回忆当下，往往会被触动到内心柔软的地方。在课堂上，许多学生在宣读自己的遗书时伤感流泪，甚至哭到无法读下去。胡宜安记得，有一位女生与父亲有很深的矛盾，在假设自己将死，今生的父女缘分走到尽头时，这名女生感到了内疚与亏欠，她说：“如果我有来世，一定要珍惜这份情感。”

“人都是会死的，学生们需要意识到自己拥有的东西不会永远存在。”胡宜安说，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的名言“认识你自己”的字面原意是“请记住你将死去”，建立在“我是会死的”这一基础上的自我认知，才是真理性的认知。

广州大学管理学院的温同学告诉记者，她曾经很恐惧死亡，“我觉得死亡就意味着分离，我很害怕再也见不到自己爱的人。”在选修生死课之后，她尝试着用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生与死，她笑着说：“以前我很怕死亡，现在被老师拉回来一点。”

温同学在大学阶段第一次接触了生死教育，但更多的人到直面自己死亡那刻，可能都还没认真地思考过生死问题。用胡宜安的话说，目前中国的生死教育，“只不过是个别学校开设的课堂，少数修选的学生，还远谈不上普及。”胡宜安认为，生死教育应该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李妹妍 实习生 陈一典

跳出摄影的局限 拼贴城市众生相

以一条主线贯穿，拍下社会众生相，再将其拼接在一起。这名“街头摄影师”的另类创作收获众多点赞和关注

壹

“我的灵魂走上了另一条车道”

在暨南大学上学的4年，闫家成最熟悉的地方是石牌桥；毕业工作后，他搬过几次家，在员村、岗顶、华师附近都住过——那些年，人声鼎沸是他最习以为常的环境，亦是形形色色的人们为了温饱而努力工作的见证。

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，是在一家游戏公司做游戏策划。那两年，他过着“996”的生活，在上班与上班的缝隙之中，刷刷手机、发发呆。不对劲的感受逐渐累积，他意识到生活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，“一回家就想睡觉，做其他事情根本提不起劲，最夸张的是隔一周就要通宵一次，还得

花大量时间调整作息……”他记得很清楚，转折点是在2017年10月。那时候，他刚从越南旅游回来，在深圳等车回广州，临时起意，拿出相机，对着候车站的一隅按下快门，“试着拍了几张，感觉很好，好像早就学会了拍照，后面就一直拍到现在。”

作为一个循规蹈矩的上班族，公司和家附近以及上下班的路是他绝大多数素材的来源。那时候，他喜欢坐上一路公交车，一直坐到尾站，重新观察和打量过去那些熟视无睹的日常——傍晚路过广告灯箱的人、放学坐在电动车后座回家的小女

孩、被磨出“伤痕”的路边石墩……手中的相机仿佛成为他另一只眼睛，“我的肉身还在那，每天依旧在上下班，不过我的灵魂走上了另一条车道。”

2018年前后，他开始在微博上分享他的观察切片，慢慢收获关注：网友们在《每个人都下一个网络昵称》下，写下了他们关于昵称的故事；《失业笔记》获得了23万多个点赞，58同城官微对此还发布文章回应，《是失业笔记，也是努力生活的证据》；《给栏杆做清洁的工人们》《15分钟内从路口经过的外卖骑手》被主流媒体转发报道……

贰

“如果不是这个发现，我不会记录下他们”

条路上车很少，只有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飞速奔跑在路上。他找了一个高地，将相机高举过头顶，咔嚓咔嚓拍下了15分钟内经过路口的外卖骑手，再把他们一个个组合在一起。

还有广州火车站的农民工。作为一座城市喧哗的背影，他们来去匆匆，面目模糊；但闫家成镜头下，每个人都是鲜活的，他们有的头顶着蛇皮袋，有的用一根扁担挑起三四个大麻袋，有的端着没吃完的泡面桶，白色的油漆桶是最常见的手提物品，“单张图片记录的力量会小一些，但是如果你把它组合

成为一个新作品之后，它的形式感和力量感都会不太一样。”

现代化的都市依然有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角落，他愿意为此花时间去观察与游荡，“我天天在这些地方生活，对它们的沉淀和变化感受是最深的。”

比如《空白广告灯箱照亮夜行人》，最初只是一个无意的发现。有一天晚上下班回家，看到公交车广告牌里的广告被撤下，只剩下白色灯箱，从公交站前经过的人被灯箱照亮，轮廓变得非常鲜明。他拿着相机在那块广告牌前拍了一晚上，拍到了捧着花束的老太太、大声打

电话的中年男人、热身的夜跑者、给妈妈撑伞的孩子……“这都是2019年生活在广州的人，如果不是这个发现，我不会记录下他们。”

闫家成没有系统学过摄影，甚至幻想拍照全用“自动挡”，这反倒让他跳出了“摄影”的局限，不单纯追求传统街拍中的决定性瞬间，而是以不同的介质、不同的形式去呈现，比如通过多张照片的拼叠形成一张大的群像或时空交错图，“如果要复盘我的每一次观察，我越来越觉得，观察不是一种技术上的能力，而是对他人发自内心的好奇、同理、共情。”

B 在线平台上 八万人选修

没有人能避免面对死亡，生死学课堂的受众，自然也不止于大学生群体。记者检索发现，在清华大学学堂在线平台上，胡宜安开设的生死学选修人数已达83000人。胡宜安介绍，这些学者中有相当部分来自社会民众，他们自然不是为了学分，而是发自内心地想要了解生死问题。

生死学从来都不是高堂之上的理论，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在某一年的课堂作业中，胡宜安读了一篇名为《生死学替我松绑》的文章。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女同学，她的家庭很幸福，爷爷很疼爱她。后来女孩考上外地的重点高中，爷爷送她到村口，叮嘱她好好念书，考一个好大学，最后念叨了一句：“恐怕我看不到那一天了。”

女孩没把这句话放在心上。那年中秋节，她正在学校参加篝火晚会，突然接到妈妈的电话：“爷爷不行了。”女孩懵了，非常伤心，跑到洗手间哭了一场。第二天，女孩照常上学，之后的两三年，她都将爷爷离世这件事屏蔽于自己的生活之外。家里人也从不跟她提起这件事，以致于她甚至不知道爷爷葬在哪里。直到进入大学后，

孩子选修了生死学科，知道了死亡是一件自然的事，每个人都会经历亲人离世的悲欢离合。课程结束后，女孩找到胡宜安，她说自己想明白了，决定走出来，“要到爷爷的坟上看看，告诉他，我考上大学了。”

也曾有学生找到胡宜安倾诉过轻生的念头，“觉得活得很痛苦，找不到生活的乐趣。”他很害怕自己的负面情绪，觉得“自杀”的想法糟糕透顶。胡宜安告诉记者，我们不必像面对洪水猛兽一样畏惧自己的情绪体验，不要随意将负面认知病理化。只要一个人面对生命是审慎的、敬畏的，来自外界的正面引导是可以帮助他走出困境的。

相反，一些人之所以稍显刺激便选择自杀，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。胡宜安介绍，之前有人在网络上直播自杀，在网友报警后，这些人大部分都被救了回来。若自杀行为未能及时得到制止，死了之后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“这都是源于对生命、死亡的不了解，根本原因是生死教育的缺失。”胡宜安说。

在自杀问题之外，恶性犯罪、老龄化社会及全周期生命健康等社会焦点话题，都指向生死教育这个共同焦点。面向社会各个年龄段的受众宣扬生死教育，也是胡宜安在课堂之外的努力方向之一。

C 生死学教育 公众应普及

是全年龄段的。在家庭中，家长们就应该注重引导孩子对死亡的认知。比如，家里养的小宠物离世了，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举行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，让孩子真实地感知生死，再从路边小草的枯萎，到邻居家爷爷会生病，由浅入深地引领孩子逐步认知。

在学校方面，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阶段，学校都应该用符合该年龄段学生认知世界能力的方式，去开展生死教育。

10月初，胡宜安在课堂上播放热播剧《三悦有了新工作》片段，“广大学生死学”又一次上了热搜。胡宜安很认同这部聚焦殡葬行业

的剧集，这部剧为长期以来被污名化的殡葬从业者正名，同时也向公众作了一次生死教育的普及。

胡宜安希望从自己的课堂走出的学生能做到四点：敬畏生命，热爱生命，珍惜生命；坦然面对自己的生死；学会正确面对亲友的离世；通过自己掌握的生死学知识，影响他人。

胡宜安教授表示，自己退休在即，之后便不再在学校开设生死学课程。但会考虑通过写书向社会推广生死教育。他还想进社区陪老年人聊聊天，甚至有兴趣在视频网站上开设账号拍摄视频，“总之，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”



卷 不一定要表达什么，但我想做些什么

“有一次打车，司机是一位满脸胡茬的中年大叔。但扫码付款时，手机页面上显示他的网名是星星，还缀连着两个星星的符号。那一瞬间给我意想不到的反差——表面一脸沧桑的司机师傅却有一个如此少女的昵称。”这是闫家成作品《每个人都下一个网络昵称》最初的灵感来源。

此后，他收集了一组司机的照片和昵称的截图，有提醒乘客下车前支付的“付线下车”，有灵魂拷问的“我是谁”，有与本人形象巨大反差的“喵喵”，他挑了9张照片发在微博上，出乎他意料的是，很多人纷纷转载、留言和点赞，“这些时刻，我是很有成就感的，因为，我做的事好像让别人更留心和看见他了。”

在对世界的观察上，闫家成没有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摄影师。在相机之外，他越来越熟练地使用多种工具，如各种APP、打印机、PPT，实现心中一万个奇思妙想。

2020年6月的一天，他偶然逛到58同城的论坛，看到失业或正处于各种困难的人将这里视为“树洞”，谈论着自己的境遇，“每一个人都是一篇可歌可泣的故事，我之前从未想到，这里竟有如此现实的一面。”

他快速筛选，制成作品《失业笔记》发在了微博上，最终得到7.1万转发，40.7万点赞，“这里有经历过十余份不同工种的

小伙子的故事；有一位姑娘信心满满地参加火锅店的集体面试，过几天却收到了拒绝的故事；还有一位母亲因为超龄而被应聘限制最终得到儿子安慰的故事……大家在这里共克时艰，彼此温暖。”

在作品《街景里的中国人》中，闫家成利用街景APP，将中国各地人们自行上传的三维街景数据进行组合，形成了一系列有趣的瞬间，“有在坟前悼念的，有对着镜头扮鬼脸的，有坐在玉米地前抽烟的，还有一些墙上贴着怪僻的标语。街景其实超脱了摄影，但他们被放上网络的时候，也是一种影像，里面储存了很多东西。”

同样的，还有《复印机作为照相机》——以复印机扫描的瞬间作为快门，扫描出的纸张作为照片；他还从网络上搜集各种公司集体活动的合照，将男性的脸用白色方块遮住，只留下女性的完整形象，制作出《网络合照中的女性身影》，将其视作女性权利平面化声张的新奇个例。

“最担心的是想不出新的东西，作品没有意思。”闫家成一直在尝试不同的创作形式和媒介，游走在现实和虚拟里面寻找灵感。他在手机备忘录里建了15个文件夹，将偶发灵感的灵感和素材及时记录下来。“人活一辈子，希望自己有些东西能留下来。我不一定要表达什么，但我想做些什么。”

